

钥匙

黎玉松

小时候，家里的木门上悬一把铁质挂锁，锁的表层已被岁月磨得锃亮，如父亲那饱经风霜皴裂的指关节，笨拙而结实。那时候乡间民风淳朴，家家户户柴门虚掩是常事，锁头不过锁“君子”罢了——就算有偷盗的人进屋，那也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。家里的钥匙只有一把，谁出门上锁，钥匙就会被藏于大门旁边土墙下的旧老鼠洞里，无论何时，家里父亲母亲、姐姐、哥哥、弟弟、妹妹，无论是谁回家，在老鼠洞里拿出钥匙就可开门进屋。旧老鼠洞里的秘密，成了我们全家人共同的故事。

一年秋天，稻谷收割完后，大姐出嫁了。每次回娘家，她轻车熟路，径直奔至鼠洞处，伸手便摸出那把沾着尘土的钥匙，进屋烧火做饭等候在田间地头忙活的父亲母亲。待父亲母亲从田间归来，推门而入时，家里的饭菜早已在灶上冒着氤氲热气。大姐，从厨房里探出身来，笑意盈盈。在母亲微微惊讶的表情下，大姐手里晃了晃那把刚从锁孔里拔出的钥匙。钥匙上似乎还沾着一些灰土，却分明已经被大姐的手心捂得温热了。母亲每每见了，眼角眉梢的笑便幸福地弥散开来，仿佛钥匙轻轻转动，门扇打开，一声“妈，我回来了”迎回的不仅是女儿，更有那被时光窖藏过的、原封不动的母女亲情。

情。

长大后，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，也有了自己的家庭。钥匙便像贴身膏药，各式各样的钥匙，长的、短的，铜的、铝的，家门的、办公室的、书桌抽屉的……叮叮当当挤在一起，挂在腰间一大串。走起路来，铜铁相击之声俨然成了腰间特有的冗赘配乐，仿佛承载着半生积攒的人间烟火，让我逐渐变成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，在世间蹒跚而行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随着年龄的增加，记忆力如沙漏里的细沙，悄然无声地散失着。钥匙在腰间日益沉重，却反而更容易被遗忘在门内、桌上。我多次被自己亲手关在门外，只能立于门外尴尬呆望。咫尺之内，钥匙却偏偏遗留在桌面上，也如我一般静默着。那防盗门无声地横亘在眼前，逼着我无奈地凝望被隔绝的自己。

如今，智能锁早已登堂入室，终于可以“无钥匙一身轻”了。我的新居门锁换作一块冷硬铝板，泛着金属的光泽，上面只有几个数字按钮与指纹识别区。再不必伸手摸索腰际，只需轻轻靠近，输完密码，门锁便“嗒”一声应声而开——门开得如此轻易，倒时常令人有些恍惚。记得第一次开门时，我盯着那毫无温度的光滑面板，指尖迟迟不

敢落下，仿佛碰触的并不是门锁，而是岁月突然抛来的、一个过于崭新又陌生的谜题。我的手指悬在冰冷的智能锁面板上方，迟迟不敢落下，心中竟泛起一股无凭无依的惶恐。冷冰冰的屏幕上只映照出我逐渐老去而困惑的容颜。

偶尔翻箱倒柜，竟又寻出母亲留下的那串钥匙。母亲去世已近10年，这串钥匙蒙尘已久，在手中显得小而轻，如同记忆深处被时光烘干的标本。我细细抚摸着钥匙上粗糙的纹路，如同重新触摸到昔日土墙下鼠洞的潮湿与温暖。这钥匙如今已开不动任何一把锁了，可它却依旧能开启那扇时光深处的门——门后是灶膛里跳跃的暖红火光，是母亲回家时扑打身上霜花的声响，是大姐掀开锅盖时扑面而来的饭菜香气……旧日门扉吱呀吱呀开启，那些被锁在岁月深处的暖意便扑面而来，无声却浓烈。

我终是明白了：大门的锁无论被钥匙、3D人脸识别、指纹或密码开启，那扇门背后的家，本就不曾被冰冷的铁锁真正锁闭过。它始终等待着被亲情叩响，被习惯所熟悉，被血脉里流淌的牵挂所召唤——那才是世上最古老的锁钥，自盘古开天地起便刻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，从未锈蚀，亦永无失落的可能。



深谷敛幽 郭建军 摄

那个年代的亲情

向兆国

腊月二十四，“北风凄凉，雨雪其零”，离除夕不过几日而已，雪粒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，刺骨的冷风便也乘机呼啸而至，一路刮过起伏的山峦，裹挟着寒气漫卷过荒僻村庄，再攀爬上嶙峋的山梁。这是个不平常的日子，它是我外祖父的寿辰，母亲总会从我们姊妹四人中挑选一两个，踏着坎坷不平的小径，翻山越岭前去给外祖父贺寿。

外祖父家在几十公里的山外，山路崎岖，蜿蜒于山腰之间，狭窄处荆棘丛生，在雪色里也显得格外锐利，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。母亲带着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前行，鞋子还用稻草紧紧地捆绑着，用以防滑，每人还拄着一根事先削好的拐杖，助力前行；山路仿佛变得比过去长了许多，看似近在眼前，走起来又好像远在天边。雪也乘人之危，不怀好意，肆无忌惮地乘机钻进脖颈，瞬间化为水，又凝成冰；我们常常是气喘吁吁，累得快要瘫软在雪窝里。母亲却总是用她常说的一句话“男子汉大丈夫要勇敢”鼓励着我和三弟，时而伸出温暖的手拉一把，时而又轻轻从背后推一把。风雪如针芒刺骨，我们仍跌跌撞撞前行，路虽难走，母亲却从未动摇过，总是风雪无阻，母亲这种坚韧的精神，对我们晚辈成长影响很深。

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四，雪下得极大，仿佛要将天地倾覆。我们出发得又稍晚了一点，又是我和三弟陪母亲前往，白天雪下不止，天色渐暗，风雪更猛，山路已几乎被大雪吞没。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跋涉在积雪里，每一步都如同从土地里拔起自己的脚掌一般吃力。直到晚上9点多，才终于抵达外祖父家。远远地，便望见了外祖父屋前窗户口透出的昏黄灯光，在漫天白雪中宛如一点温柔而倔强的星辰，在幽深寒夜中燃烧，正在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。

推开门时，外祖父、外祖母闻声立刻迎了出来，两位老人伸出手臂紧紧将我们

揽入怀中，声音哽咽着唤着：“小乖乖，我的小乖乖啊！”昏黄的灯光下，我分明看见他们眼中盈满了泪水，顺着皱纹沟壑蜿蜒而下。外祖母用她那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摩挲着我们冻得通红的小脸，仿佛要焐热的不只是冰冷面颊，更是这风雪夜归人一路上的惊魂。那汹涌的泪水与呜咽，是灵魂深处尘封已久的泉眼被猛然凿开——原来最深的思念和等待，从不会被时间驯服，它只如熔岩般在心底奔突，只等重逢的这一刻，喷薄而出，烧灼成我们脸上滚烫的河流。

屋中桌子早已摆好饭菜，满满一锅肉，却纹丝未动。碗筷整整齐齐地摆放着，菜已凉了。那年代，没有电话，亦无法传递只言片语的消息，唯是凭着血脉深处无声的坚信，他们便一直这样等着、守着，如同檐下冰凌一寸寸凝长，直等得饭菜由热转温，由温变凉——直到我们一身风雪推开家门，这凝固的守望才融化为滚烫的泪水与拥抱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如今道路四通八达，天堑变通途，出行车来车往，行路再不必如此辛苦；一个电话，一条微信，天涯海角亦能瞬间抵达。然而那桌在油灯下静静守候的饭菜，那盏为风雪夜归人而亮的灯火，却愈来愈成了无法追回的旧梦，与岁月同长。

后来我走过许多地方的雪地，也看过许多地方的雪景，可再没有那样的雪了——它落在肩头是冰的，融进领口是暖的；它埋住荆棘从生的路，却埋不住坚韧的奔赴和一座小屋里不肯熄灭的灯。那灯照亮的不是时辰，是至深至重的爱在时间中刻下的刻度：纵使山高雪阻，总有人点着心灯候在檐下，不怕冰凉，只怕你不来。

那雪夜里一桌饭菜所凝固的时光，竟成了此去经年人心愈难寻得的暖灶；如今纵有千般便利，却再难焐热那被风雪包裹过的、至深至重的等候了。

旅燕

王兵伟

今年初夏，赴外出差歇宿一处，忽闻院子里燕语呢喃，又见檐下那双剪尾。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——忆，美好而纯粹，漾进时光的泉，荡出旖旎的梦。

思绪飞回1998年。转眼，暑假开始了，我在外地上学，坐火车转乘汽车到家，妹与弟也都放假在家了。我高兴地询问学习情况，他们把各自的通知书拿出来，让我看期末成绩，都不错。爸常年在外工作，妈见我回来后又开始关切地唠叨起来。

两只燕子轻盈飘落到了屋檐下的泥窝里，我惊喜地问什么时候来的，“天暖和就来了，近几天老燕可能在‘生’小燕呢！”弟抢着说。家里这是第一次来燕子，看到燕子在这里安家心里就有一种愉悦感，我对燕子的生活开始注意起来。

约过一周，妹说小燕被“暖”出来了，果真到屋檐下静立听一会儿，有很微弱的“唧唧”声。老燕忙碌地“换班”寻食。几日后，老燕未归，小燕嗷嗷待哺，我们开始可怜这小燕了。试想人工喂养，毕竟它们也是生灵，便把它们取下来放在窗台。从此，我们有了新的小乐趣。

新夏，草丛的蚂蚱还不小，正适合小燕的口味。三只小燕划分管理，大的归我管，妹喜欢小的，中等的归弟管。炎暑，在旁边农村在豆地里掐些“云天菜”（苋菜）捎回家下锅别有风味，同时给小燕找“美食”。

米黄的扁嘴，黑豆似的眼睛，欢快地抖动着双翅，张大嘴“唧唧”叫着，抢着吃。妈饶有兴趣地在一边看着，也跟着喂了起来。它们吃了几只蚂蚱，便都眯眼不

动也不叫了。

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。一对“玉剪”披挂两侧，身姿轻盈，“嗖”地飞出，碧空逐梦。房屋后边的麦场，是它们练飞的地方。可爱的燕子，像懂主人的召唤似的，一拍手，便向我们这边飞来，落在了我们手上、胳膊上，“这小精灵真机灵！”弟弟调皮地说，“我也能把燕子叫回来……”，我们张大嘴，笑不可抑。轻轻地把它们放在草地上，让它们歇一会儿，这个时刻：燕子黑色背、白肚皮，绿草地，还有妹、弟和我，沐浴在晨曦的柔和光芒中。

巢成雏长大，相伴过年华。细雨霏霏，小燕们飞出后，没有回来，小燕寻找栖身之处吗？一阵雷声过后，雨更大了，外面瓢泼大雨密密地斜织着。

惊喜时刻来了——早已熟悉的声音又在耳边回响，“孩子”回来了，它浑身被雨淋透湿，头上还有些土，可能是躲雨避雨时在什么地方粘上的。

翌日，晴空万里，燕子飞出后，再也没有回来，我们猜测它不再回来了，剩下窗台上饮料瓶里的几只蚂蚱还在瓶里“欢呼”跳跃。院里恢复了一切，妹、弟也不再为燕子的食物而“奔波”了。好似一场梦。

夏日蝉鸣，有几只小燕在院里叫了一阵，我们慌着从屋里跑出来看，没过一会儿便飞走了，弟说可能是燕子找了伴儿，想回家看看曾经长大的地方……我也相信这是真的，老弟说的是对的。

细雨落无声，湿衣不觉晓，梦初醒，我从院子里踱步到了屋檐下。



喜庆 赵天恒 摄

一束微光，照亮归途

廖毅

四年前，一位黔东南的朋友坐在我家中，目光被倪萍老师主持的央视寻亲节目《等着我》深深吸引。他动情地讲起堂哥家失散多年的女儿，那个远赴东莞打工后只托人带回一双皮鞋给弟弟，从此杳无音信的姑娘。堂哥因思念与自责日日借酒浇愁，最终带着无尽遗憾离世。当时，我们一同查找了如何向《等着我》节目求助的信息，并稍稍提了一些建议。这本是一次朋友间寻常的交流与帮助，未曾想，四年后竟传来佳音——在节目组和志愿者的不懈努力下，那个失散多年的女儿被成功寻回，破碎多年的家庭终于得以团圆！

这消息像一束温暖的阳光，不仅照亮了朋友堂嫂一家，也悄然点燃了另一户人家沉寂已久的希望。

这户人家，正是朋友年逾七旬的舅父。老人听闻堂嫂家寻亲成功的喜讯，心中那积压了六年多的思念与期盼再也按捺不住。他的儿子，一个性格极其内向、只会说苗语的年轻人，在六年前因家境贫寒、家庭氛围压抑，选择了默默离家出走，从此音信全无。舅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按照从堂嫂那里学来的方法，在《等着我》节目的官方平台上提交了寻亲求助信息。令人惊喜的是，仅仅四个月后，希望的曙光便降临了！节目组反馈了线索：儿子可能在温州！

老人的女儿，即出走青年的妹妹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动身奔赴温州。在当地热心

民警和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，循着线索，她最终来到了目的地——温州一家精神病院。推开病房门的瞬间，尽管时光荏苒，尽管环境特殊，血脉相连的直觉让她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哥哥！更令人动容的是，病床上沉默的身影也瞬间认出了妹妹。未等开口，他扬起手，不是拥抱，却是一记带着复杂情绪的耳光，随后用久违的苗语激动地质问：“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来找我？”妹妹瞬间泪如雨下，紧紧抓住哥哥的手：“哥！不是不找啊！是找不到，真的找不到你啊！”这一记耳光，一声质问，一行热泪，冲垮了这些年“生死两茫茫”的隔阂，积压心底的委屈与思念如洪水般奔涌而出，却也宣告着：亲人终于重逢了！

在妹妹耐心的安抚和家乡苗语的温暖包围下，哥哥断断续续地拼凑起这些年的颠沛流离：当年懵懂随人流到温州，一下车便遭窃，身无分文，证件尽失。语言不通成了他最大的障碍。饿极的他走进路边小店，用手比划着想讨口饭吃，店家却误会他要先吃后付。吃完后无法解释也无法支付，他那一口无人能懂的苗语，换来的却是粗暴的殴打。在饥饿的绝境中，他有过抢路边摊食物的绝望举动，结果自然又是被当作“疯子”对待。当再次被“发现”时，接到报警的民警赶到现场。面对一个蓬头垢面、言语不清（实为苗语）、无法证明身份、遣返都无处可遣的人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也许是出于对他人身

安全和公共秩序考虑，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进行观察和安置。最初，他尝试用苗语解释，但无人能懂，也无人有暇细究。渐渐地，他意识到，在这个举目无亲、言语不通的异乡，身无分文的他几乎寸步难行。而精神病院，尽管环境特殊，却提供了一隅栖身之所和基本的生存保障。为了活下去，他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适应这里的环境。令人感慨的是，或许是医护人员观察到了他某些特殊的行为（如安静、不具攻击性），或许是某种难以言说的生存智慧，他竟得以独居一室，避免了与其他病人的冲突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生存下来。这一“住”，便是漫长的六年多光阴。他像一个被遗忘在角落的孤岛，沉默地活着，等待着渺茫的归期。

当妹妹带着亲人的呼唤，终于将哥哥接回故乡的时候，洗去风尘，换上干净的苗家衣裳，那个沉默的身影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机。当闻讯赶来的亲戚、乡邻围拢过来，他竟能一一清晰地叫出他们的名字和辈分！那一刻，所有的疑虑烟消云散。他哪里是什么“疯子”？他只是一个在绝境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隐藏自己、在巨大语言鸿沟中被误解和遗忘的游子！

乡音、乡情、亲人的温暖，是治愈他心灵创伤最好的良药。看着他能清晰地认出故人，流畅地用苗语交流，在场所有人无不百感交集，既为这迟来的团圆欣喜落泪，也为他所经历的漫长孤寂岁月深深叹息。